

新冠疫情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发展的影响

黄梅波 邱楠

内容提要 席卷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疫情也波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在采取封城、宵禁、关闭边境、禁航等隔离措施，以及全球供应链中断、进出口贸易受阻、外部需求急剧下降、投资和侨汇等外部资金锐减等多种因素影响下，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经济遭受沉重打击。其表现是：劳动者身体健康受到极大威胁，宏观经济陷入衰退，政府财政压力陡升，金融稳定性受到动摇，粮食供需矛盾趋紧，实现包容性经济增长将更为艰难。对此，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政府对内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对外努力寻求国际资金支持，以对冲新冠疫情对该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在后新冠疫情时期，各国需加强公共卫生治理能力和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增强经济增长内生驱动力；化危为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等新经济业态；促进非洲自由贸易区发展，推进区域价值链建设。

关键词 非洲经济 撒哈拉以南非洲 新冠疫情 全球供应链 经济结构转型

作者简介 黄梅波，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发展合作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336）；邱楠，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研究生（上海 200336）。

自2020年初以来，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疫情（COVID-19，以下简称“新冠疫情”）席卷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对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实，在新冠疫情暴发前，全球经济活动已经疲弱，2019年经济增长率仅为2.4%，为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低增速。世界银行2020年1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

望》曾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活动将出现反弹。然而，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意味着这种反弹不会发生。^① 由于国情不同，应对举措各异，这场给人类生活和全球经济带来剧烈冲击的危机对世界各国的影响差异较大。撒哈拉以南非洲是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面临经济冲击和社会动荡的形势更为严峻。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新冠疫情态势

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暴发后迅速蔓延到亚洲、欧洲、美洲和世界其他地区。2020年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以下简称“世卫组织”）将新冠肺炎定性为全球性大流行病（Pandemic）。新冠疫情的暴发，不仅给世界各国带来了重大的公共卫生风险，而且给人类生命造成了巨大损失。从人口数据来看，非洲人口约13.4亿，占世界总人口的17%左右，在各大洲排名第二。基于现有的新冠病毒检测能力并根据世卫组织统计来看，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并不是全球新冠疫情暴发的“重镇”。截至欧洲中部夏令时间（CEST）2020年7月20日上午10时^②，全球已经累计新冠肺炎患者确诊超过1400万人，累计死亡超过60万人；其中，美洲和欧洲确诊人数居前两位，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报告新冠肺炎病例数为59万多人，死亡人数超过9000人。^③ 尽管如此，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新冠疫情仍在持续演化中，绝对数量亦堪忧。

总体看，撒哈拉以南非洲新冠疫情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第一，疫情冲击波相对较为迟缓，起初为输入型，随后在本地传播。与全球其他地区，尤其是欧美发达地区相比，新冠疫情进入非洲地区时间较晚，且起初确诊病例较少。2020年2月27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第一个病例在尼日利亚出现，是一位来尼日利亚旅行的感染后无症状的意大利男子。根据世卫组织的报告，在新冠疫情流行的初期（截至3月18日）撒哈拉以南

^① World Bank Group, “COVID-19 (Coronavirus)”, *Africa's Pulse*, Volume 21, 2020, p. 8.

^② 本文关于新冠疫情统计数据均来源于世界卫生组织官网，统计时间点为欧洲中部夏令时间每天10时。

^③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OVID-19 Situation Report-182”, https://www.who.int/docs/default-source/coronaviruse/situation-reports/20200720-covid-19-sitrep-182.pdf?sfvrsn=60aabc5c_2, 2020-07-21.

非洲 177 起确诊病例中，本地感染为 104 例，其余病例都是来自法国、英国、意大利、瑞士、阿联酋等国的输入型病例。但此后，大部分非洲国家疫情已经从起初的输入性转为本地传播和社区传播，开始呈现从首都城市向外蔓延的趋势，在南非、尼日利亚、科特迪瓦、喀麦隆和加纳等国，病毒已从大城市传播至内地。

第二，确诊病例逐日上升，但大部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未出现大规模疫情暴发态势，病患死亡率低。从 2 月 27 日到 3 月 24 日近一个月时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新冠疫情感染人数才首次破千，之后病患感染速度明显加快，不到一个月时间确诊人数即破万，4 月 16 日当日有 10 230 例确诊病例（见图 1）。4 月 16 日后感染人数加速增长，4 月 30 日、5 月 30 日、6 月 30 日和 7 月 10 日感染人数依次增至 22 899 人、97 031 人、300 537 人和 428 440 人。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除南非、尼日利亚等极少数国家以外，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并未出现像美国、巴西、印度等国感染人数激增现象。值得注意的是，世卫组织在 2020 年 5 月初曾宣布，预计非洲将有高达 4 400 万人感染和 19 万人死亡，超过美国 and 全球疫情水平。但截至 7 月 20 日，非洲的新冠疫情病患约 3/4 为轻症，新冠病例死亡率为 2.1%，其中南非为 1.4%，在世界范围内处于较低水平。^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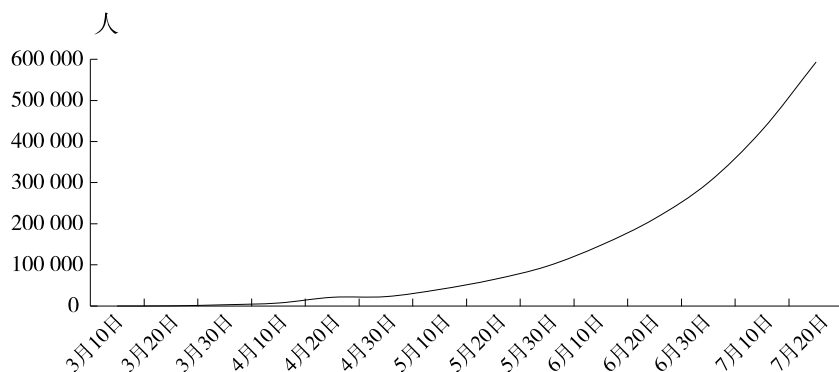


图 1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变化趋势 (截至 2020 年 7 月 20 日)

资料来源：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OVID - 19 Situation Report - 182”, https://www.who.int/docs/default-source/coronaviruse/situation-reports/20200720-covid-19-sitrep-182.pdf?sfvrsn=60aabc5c_2, 2020-07-21.

^①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OVID - 19 Situation Report - 182”.

第三，各国受新冠疫情的冲击程度有所不同，病患集中度较高。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南非是受新冠疫情冲击最严重的国家。根据世卫组织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2020年7月20日，南非已确诊364 328例，累计死亡病例5 033例，日增加病例达13 449例，涨势凶猛。南非确诊病例约占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确诊病例的2/3，西开普省和东开普省的新增病例占南非全部新增病例的85%。其他确认新冠肺炎病例数在10 000人以上的国家为尼日利亚、加纳、喀麦隆、科特迪瓦、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和苏丹，而乍得、多哥、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安哥拉、留尼汪、博茨瓦纳、坦桑尼亚、莱索托、毛里求斯、科摩罗、布隆迪、厄立特里亚、塞舌尔和冈比亚新冠肺炎病例在1 000人以下，其他国家确诊病例为1 000人至10 000人之间。^①

综上，新冠疫情已经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蔓延，疫情趋势也从输入型转为本地传播和社区传播，各国感染人数情况各异，病亡率较低。这既与各国采取的防控措施有关，也与非洲国家的特殊国情不无关联，如人口结构的年轻化、长期被调动的民众肌体免疫力（防控艾滋病、结核病、埃博拉等传染病）、人员流动相对较少、政府采取的强制举措等等。当然，囿于新冠疫情检测能力，上述相关解读有其局限性。尽管如此，作为一场典型的“黑天鹅”事件，新冠疫情遮蔽世界经济，冲击全球市场，不可避免地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经济、社会及政治等各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在经济领域的冲击最为直接。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经济受到新冠疫情的多重冲击

受疫情打击最大的往往是最脆弱的经济体。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且自身脆弱，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受到新冠疫情的持续性负面影响。

（一）劳动者身体健康受到极大威胁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新冠疫情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冲击首先发生于公共卫生领域。公共卫生关系到一国或一个地区人民大众的身心健康，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劳动力是维系国民经济运行生产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良

^①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OVID - 19:Situation Report - 182”.

好的劳动力身体素质则为生产活动提供前提与基础条件；劳动者的健康状况会直接影响生产情况，进而影响经济发展。^① 截至2020年7月20日，除了前文提到的南非等8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过万以外，塞内加尔、刚果（金）、马达加斯加、几内亚、加蓬、毛里塔尼亚和吉布提确认病例数则超过5000人。^② 由此可以看出此次新冠疫情给南非等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人身造成的安全威胁。

（二）宏观经济陷入衰退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所带来的快速巨大冲击，以及因采取防控措施所造成的经济停摆，202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民经济将由恢复性增长转为衰退。世界银行于2020年6月8日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指出，新兴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收缩2.5%，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增长率将从2019年的2.4%降至2020年的-2.8%，人均收入下降5.3%，这将是该地区25年来的首次经济衰退。^③ 各国疫情形势和防控举措存在差异，疫情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的冲击程度也不尽相同，2020年该地区五大经济体尼日利亚、南非、安哥拉、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经济增速均将大幅下滑，其中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经济勉强实现小幅的环比正增长，尼日利亚和安哥拉则分别陷入-3.2%和-4.0%的经济萎缩，南非则将遭遇-7.1%的经济大幅下滑。^④

（三）政府财政压力陡升，金融稳定性受到动摇

在新冠疫情期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受内外不利因素影响，预计财政收入将比无疫情的情况低12%。与此同时，为缓解新冠疫情，政府不得不加大财政支出，加之非洲的国家高负债率（2019年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为61.3%^⑤），预计2020年该地区国家财政收支赤字较上年显著增加。撒哈拉以南非洲两大经济体尼日利亚和南非政府财政收支差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将分别达-5.9%和-2.6%，负债率双双接近60%。财政赤字高企意味着政府会减少经常项目支出，国内经济活力降低。

① Africa Research Bulletin, "Health: Africa - Covid - 19", *Africa Research Bulletin: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Series*, 2020, p. 57.

②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OVID - 19 Situation Report - 182".

③ World Bank Group,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June 2020, pp. 104 - 105.

④ Ibid.

⑤ UNECA, "Impact of COVID - 19 in Africa", [https://www.uneca.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 Files/sg_policy_brief_on_covid-19_impact_on_africa_may_2020.pdf](https://www.uneca.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20Files/sg_policy_brief_on_covid-19_impact_on_africa_may_2020.pdf), 2020 - 06 - 12.

表1 2020年部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财政状况预测(单位:%)

国家	财政赤字率	政府债务的负债率
尼日利亚	-2.6	55.8
南非	-5.9	55.9
安哥拉	0.7	95.0
埃塞俄比亚	-2.7	59.1
肯尼亚	-7.2	61.6
科特迪瓦	-3.2	52.7
加纳	-5.0	63.8
赞比亚	-4.6	91.6
莫桑比克	-6.1	108.8

说明:财政赤字率即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World Bank Group, “COVID-19 (Coronavirus)”, *Africa's Pulse*, Volume 21, 2020, p.31.

另外,由于本国货币趋向贬值,金融稳定性受到影响。新冠疫情影响导致出口下降,也将使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贸易平衡恶化,经常账户赤字扩大,从而削弱本国货币,放大财政风险,一些国家(如安哥拉、赞比亚)主权利差会急剧上升。面对经济萧条,一些国家央行不得不以降息来支持本国经济,某些国家可能会通过削减准备金来为其经常账户赤字融资,从而使其货币面临进一步的贬值倾向,进而产生通胀压力,影响其金融的稳定性。

(四) 粮食供需矛盾趋紧

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粮食供需情况看,绝大多数国家粮食自给率低,粮食不足发生率常年保持在20%~30%之间。据2020年4月粮食安全信息网络等机构发布的《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年底,全球55个国家和地区的1.35亿人处于严重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超过一半(7300万)生活在非洲地区。^①此次新冠疫情加剧了人们的焦虑心理,主要粮食出口大国的限制出口应对措施,推高了全球主要粮食的市场价格,总体增幅为8%~10%。这种态势对非洲国家的粮价有相当大的传导作用,非洲大陆正面临比以往年份更加严峻的生存威胁。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首席经济学家阿里夫·侯赛因(Arif Husain)对于新冠疫情下的非洲国家粮食安全状况的判断

^① Global Network Against Food Crises and FSIN, “Global Report on Food Crises 2020”, <http://www.fao.org/in-action/kore/publications/publications-details/en/c/1272026>, 2020-06-12.

是：“在新冠疫情影响下，2020年全球挨饿的人口可能会在2019年基础上再增加1.3亿。”^①也就是说，到2020年年底，将有2.65亿人面临饥饿，比上年粮食不足人口会增加一倍。

（五）实现包容性经济增长更为艰难

过去十几年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虽实现了中速经济增长，但未很好地解决经济增长的包容性问题，其重要表现即失业率偏高，尤其青年人失业问题突出。为此，近年该地区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特别注重增加就业率，以期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繁荣稳定。然而，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加剧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失业问题。对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来说，劳动力就业主要源自服务业（包含旅游业和交通行业）和非正式部门。除了服务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普遍拥有大量的非正式经济群体，他们既未在政府机关注册，也是不纳税的经济个体，多数以小摊贩为主。非正规就业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主要就业来源，占全部就业劳动力总数的85.8%。由于这一部分经济活动大多是临时的，报酬低，且随着防疫措施的实施而基本停止，而这类就业群体本身又几乎没有存款，长时间不工作将危及他们的家庭生计。^②这部分人没有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带薪休假等社会保障，只能依赖政府和国际救济，生活十分艰难。据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非经委”）估计，2020年新冠疫情使包括撒哈拉地区在内的非洲国家正式部门就业率下降0.57%~2.38%，涉及1900万人；^③而非正规部门失业者群体则更为庞大。在南非，据该国独立传媒网站2020年5月27日报道，旅游、娱乐、休闲和航空部门，以及初创企业、小型和非正式部门，因考虑到无法维持企业正常运营，而会破产清算、遣散员工，这将导致南非的失业率飙升至50%以上，仅旅游业2020年就可能流失55万到60万个就业岗位。^④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社会基础薄弱，大多都是贫穷国家，财政货币政策空间小，非正规经济规模庞大，失业危机叠加粮食危机，使得缺乏有效社会保障的人群无法承受因疫情完全中断其生产活动带来的代价，由此引发

① 崔璞玉：《新冠疫情会引发全球粮食危机吗？》，载凤凰网：<https://finance.ifeng.com/c/7weH9gVfaDY>，2020-06-12。

② World Bank Group, “COVID-19 (Coronavirus)”, *Africa's Pulse*, Volume 21, 2020, p. 64.

③ UNECA, “Impact of COVID-19 in Africa”.

④ 《因受新冠疫情影响 南非失业率恐将飙升至50%以上》，载大宁财经：<http://epaper.fjndwb.com/article/9086.html>，2020-06-12。

的社会恐慌又会造成巨大的间接经济损失。同时，民生问题愈加突出，也会增大社会不稳定的风险。

新冠疫情对非洲经济冲击的渠道和作用路径

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经济具有很强的关联性。这场全球性大流行病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发展的重创，既有国家、地区经济治理自身的原因，更是由它们所具有的外向型经济结构和在世界经济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所决定的。

（一）薄弱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使劳动者健康易受侵害

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普遍卫生系统薄弱，医疗服务覆盖率低。就全民医疗服务覆盖率（UHC）而言，它指所有个人和社区在不遭受财政困难的情况下获得所需的卫生服务，包括从健康维护到预防、治疗、康复和姑息治疗等一系列基本的、高质量的卫生服务。2017年，全球各地区全民医疗服务覆盖指数从高到低排序依次是：北美洲（84.5）、欧洲和中亚（77.2）、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75.4）、东亚和太平洋地区（74.9）、中欧（74.1）西亚和北非地区（68.5）、南亚（52.9）和撒哈拉以南非洲（43.9）。^①其中，医疗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2016年）低于4%的国家包括：塞舌尔、加蓬、赤道几内亚、安哥拉、贝宁等。^②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饮水及基本卫生设施较为落后。在人口稠密的大型城市非正规居住区往往难以获得安全饮水和卫生设施，对遏制和减缓新冠疫情蔓延的有效性提出了挑战。对手部进行适时清洁是预防新冠肺炎的最基本的途径，但该地区配备基本家庭洗手设备的情况并不乐观，有36%的人群甚至不具备任何洗手设备。^③此外，非洲地区医药产品严重依赖进口。非洲大陆几乎所有国家都是医药产品的净进口国，非洲药品总库存中94%需从国外

^① World Bank database, “UHC Service Coverage Index”,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H.UHC.SRVS.CV.XD?view=chart>, 2020-06-13.

^② UNECA, “Impact of COVID-19 in Africa”.

^③ UNECA, “COVID-19 in Africa Protecting Lives and Economies”, https://www.uneca.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Files/eca_covid_report_en_24apr_web1.pdf<https://finance.ifeng.com/c/7weH9gVfaDY>, 2020-06-12.

采购。^① 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全球至少有 71 个国家对某些与新冠疫情有关的基本供应品实施限制或禁止出口，这使得非洲病患在获得疫情相关医药用品上处于危险境地。^②

（二）相关应对措施导致国内产业发展迟滞且收入锐减

据非经委不完全统计，非洲有 17 个国家在新冠疫情期间宣布进入紧急状态，14 个国家采取了封城措施，27 个国家实施了宵禁，41 个国家关闭边境，42 个国家发布了禁航等旅行禁令。^③ 例如，作为非洲确诊新冠病例最多的国家，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于 2020 年 3 月 15 日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出台了包括建立国家指挥委员会、实施旅游禁令、学校停课等多项措施，并宣布从 3 月 26 日午夜开始“封国”21 天。除了求医，购买食物、药品和其他必需品或收取社会补助金外，所有居民不得离开住所。毛里求斯是非洲首个实行全国封城的国家，在确诊病例增加后，政府即制定了严格的防控措施。3 月 20 日上午 6 点开始实施为期 2 周的全国封城计划，全面停工停产停学；关闭除银行、药房和超市以外的所有商铺，并要求人人居家隔离，在家办公，并于当地时间 3 月 23 日 20 时至 4 月 2 日 20 时，全国范围内实施宵禁。安哥拉于 3 月 20 日零时起，停飞所有国际航班，关闭与邻国的陆路口岸，并禁止客轮在安港口停靠或上下人员，有关措施有效期暂定 15 天，可视情延长。

这些措施暂时遏制了疫情扩散，但长时间的管控也对各国经济带来压力。新冠疫情对全球价值链的冲击与以往案例如 2008 年金融危机不同，2008 年金融危机主要是由经济泡沫破灭导致的市场流动性大失血而引发，而新冠疫情主要针对人，直接冲击实体经济，其中旅游、航空运输、零售等服务业以及复杂制造业（汽车、电子产品等）均受到严重影响。

在国内供给方面，由于各国政府采取了旨在遏制病毒传播的卫生干预措施，例如关闭学校和日托所，使人们为了照顾孩子或生病的亲属而远离工作，也可能因他们曾经接触过病例或是感染者的家人而被隔离。一方面，制造业就业人数因此直接减少。虽然产出的收缩部分可由数字技术和云办公得到部分缓解，但是，制造业相当大部分的工作和任务需要工作人员在场执行，就业人数下降导致产出和供应直接减少。另一方面，服务业和娱乐业是撒哈拉

① UNECA, “COVID-19 in Africa Protecting Lives and Economies”.

② Global Trade Alert, *Tackling COVID-19 Together*, 2020, p. 15.

③ UNECA, “COVID-19 in Africa Protecting Lives and Economies”.

以南非洲多国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但许多国家已经关闭了大部分服务业和娱乐业场所^①，导致服务业产出急剧下降（参见图2）。以旅游业为例，2016~2018年，非洲国家旅游业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5%；在塞舌尔、佛得角、毛里求斯的非洲岛国占比更大，分别为38%、25%和15%，三国旅游业吸纳就业人数（2018年）分别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66.7%、40.4%和23.2%，^②旅游禁令造成相关国家旅游收入（包括来自机票、住宿、购物、税收等收入）急剧减少，由旅游业创造的直接和间接就业人员赋闲居家，无法获得相关收入，同时也是拉低国家宏观经济的因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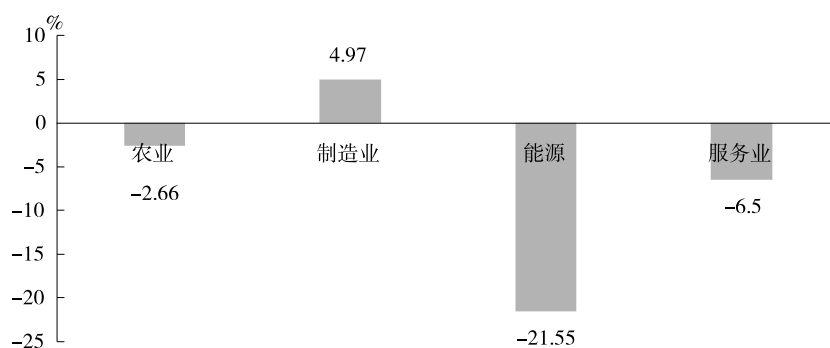


图2 2020年新冠疫情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主要行业增加值变化的影响
(与无疫情状况相比)

资料来源：World Bank Group, “COVID-19 (Coronavirus)”, *Africa's Pulse*, Volume 21, 2020, p. 61.

在国内需求方面，消费者和企业面临奈特氏不确定性（Knightian，即无法被衡量、不能被计算或然率的风险）时，往往会推迟与延缓支出。在疫情背景下，这种不确定性与新冠疫情的性质、强度和持续时间有关。参考以前的经济危机，家庭和企业家往往对风险持保守观望态度，选择推迟购买与投资。此外，由于商店关闭（或服务时间缩短）和一些家庭送货服务暂停，获得货物和服务的机会将减少。这些都会导致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国内需求下降，消费放缓，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不足。

因此，飞机停航、边境封闭、限制居民的外出消费等措施，在一定程度

^① World Bank Group, “COVID-19 (Coronavirus)”, *Africa's Pulse*, Volume 21, 2020, p. 11.

^② UNECA, AfDB & AU, *Afric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9*, 2019, pp. 164, 326, 380.

上会引发本国的失业和通缩等问题。对政府而言，如果财政实力相对雄厚，经济基础较好，能够采取一定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对冲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对居民个人而言，如果有一定数量的家庭储蓄，则会靠存款渡过难关。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个人层面，资金能力都相当缺乏，因此新冠疫情对该地区国家的经济破坏性则显而易见。

（三）进出口贸易受阻直接影响政府宏观经济运行与财政收支平衡

大部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产业结构具有很强的外向型经济特征，其突出表现是对国际商品市场的严重依赖。由此，国际市场上商品价格波动及商品进出口的畅达性则会直接影响国内经济运行状况。在世卫组织将新冠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事件”后，疫情的蔓延与全球经济的整体下行使很多国家采取部分商品限制应对措施，出现商品进出口规模收缩等不利局面，造成全球产业链和渠道断裂，其影响迅速传导至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从出口方面看，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各国经济通过商品出口和全球价值链与全球经济紧密联系，其更容易受到新冠疫情通过贸易渠道传播对其经济产生影响力。从商品出口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看（见图3），出口收入是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重要资金来源和经济增长动力。该地区商品出口对象主要是欧美传统贸易伙伴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所带来的快速巨大冲击，以及世界各国防控措施所造成的经济停摆，预计2020年美国GDP萎缩6.1%，欧元区萎缩9.1%，日本萎缩6.1%，印度萎缩3.2%，中国经济预计增长降为1%。^①由此，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商品出口主要贸易伙伴经济下行，需求放缓，进而导致商品进口紧缩，使得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主要商业部门也被迫突然停止和放缓，直接损害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发展。^②例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鲜切花主要出口国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两国2/3的鲜切花出口到欧盟国家，出口值分别为7亿美元和2亿美元。肯尼亚的鲜花产业直接创造10万个就业岗位，并带动200万人间接就业；在埃塞俄比亚园艺出口部门雇佣20万个产业工人。但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出口市场需求严重萎缩，截至2020年3月已造成1100万美元的出口收入损失，且使15万员工处于失业状态。^③

^① World Bank Group,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June 2020, p. 4.

^② World Bank Group, “COVID-19 (Coronavirus)”, *Africa's Pulse*, Volume 21, 2020, pp. 27-28.

^③ UNECA, “COVID-19 in Africa Protecting Lives and Econom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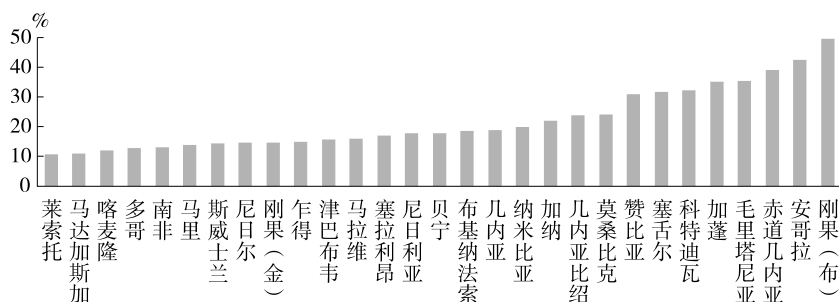


图3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商品出口占国内生产的比重 (2018年)

资料来源: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Database,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https://timeseries.wto.org>; UNCTAD statistics, <https://unctad.org/en/Pages/statistics.aspx>, 2020 - 06 - 13.

不仅如此, 国际市场需求萎缩还显著拉低了大宗商品 (非主粮类) 价格, 加重了以初级原料出口为主的非洲国家的外汇损失。从非洲商品出口结构看 (2016 ~ 2018 年), 石油占 40%, 金属和矿产品占 12%, 农产品 (以经济作物为主) 占 11%, 黄金占 7%, 纺织品占 4%, 其他产品占 26%。在新冠疫情影响下, 2020 年 2 月至 3 月间, 国际原油价格陡降 67%, 系 2003 年以来的价格最低点; 金属、农产品、黄金、棉花价格降幅分别为 20%、5%、5% 和 26%,^① 这对相关资源出口国打击尤甚。2019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一大经济体尼日利亚, 石油收入占该国外汇收入的 80% 以上、政府收入的 66%, 而国际油价的暴跌预计使该国 2020 年的石油出口收入减少 142 亿 ~ 194 亿美元, 给该国的财政收入和货币稳定均造成巨大压力。

从进口方面看, 全球价值链的特点是产品与服务的多阶段、多工序或任务的细分、多国生产、多国销售, 因此会形成大量中间品 (包括原材料、半成品、零部件、资本品和服务外包等) 在全球范围内的多次跨境流动。新冠疫情对全球价值链的冲击主要是通过对各国间中间品贸易的影响展开的。随着新冠疫情的暴发与蔓延, 许多国家关闭国境、停航停运, 严格的边境管制和生产延误隔离中断了人员和货物的自由流动, 使全球价值链不但要面临断裂的威胁, 而且还推动全球与疫情相关的重要原材料和工业中间品的价格上涨, 对全球价值链

^① UNECA, “COVID - 19 in Africa Protecting Lives and Economies”.

产生了数量与价格的双重压力与风险，进一步严重损害全球价值链体系。^① 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严重的中国、日本、韩国、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等国占全球生产和消费的1/2、占世界制造业产出的近2/3，占全球制成品出口的一半以上。这些全球经济中的主要系统性国家，作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部分，此次均遭受新冠疫情强烈冲击，其经济活动的减速无疑将在全球几乎所有国家产生“供应链传染”。由于中间投入短缺，世界各地的工厂已经放慢或停止生产。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商品进口结构看，由于该地区国家普遍工业化水平低，2018年制成品进口占全部进口额的56%，^② 全球制成品供应产业链和渠道不畅，均不利于该地区国家的产业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新冠疫情中贸易保护主义再次抬头。由于担心全球的资源和物资紧缺，许多国家启动对医疗物资、粮食等商品的出口管制，例如在国际粮食交易市场，世界主要粮食出口国如俄罗斯、欧盟国家、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均在2020年上半年新冠疫情期间发布了粮食出口禁令，俄罗斯宣布直到2020年6月底，将小麦等农产品的出口量限制在700万吨以下；欧亚经济委员会也发布消息称，在2020年6月30日前禁止从欧亚经济联盟地区出口黑麦、大米、葵花籽等粮食作物。这些主粮出口大国的“粮食民族主义”举措，直接拉升了国际粮价，这对于急需进口大批粮食且财政捉襟见肘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政府来说，购买粮食需相应多支出8%~10%的费用，大大降低了政府的粮食保障能力。

（四）冲击投资和侨汇等外部资金的进入

首先，外国直接投资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经济中占较大比重，2018年流入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5%，加纳、乌干达、塞拉利昂和乍得等11个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地区平均水平。^③ 新冠疫情冲击了投资者心理预期，加上原油、金属和矿产价格的暴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经济活动的减速、宏观经济失衡，都会使投资者趋向谨慎，整体市场投资趋紧。联合国贸发会议2020年6月16发布的《2020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预计2020年非洲吸

① 盛斌：《全方位应对疫情对全球价值链的冲击》，载《社会科学报》2020年4月9日。

② 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https://unctad.org/en/Pages/statistics.aspx>，2020-06-13。

③ World Bank database，“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Net Inflows（% of GDP）”，<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BX.KLT.DINV.WD.GD.ZS?view=chart>，2020-06-13。

收的外国直接投资降幅达 25% ~ 40%。^① 外国直接投资的减少一则会对采掘业（能源和采矿业）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另则是制造业。疫情之下，随着跨国公司在资本市场获得融资的渠道变得更加受限，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也将受到严重影响。项目的准备和实施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以及减少的投资都可能会推迟能源项目、道路、机场和港口等基础设施项目的交付。在塞舌尔，因外国投资者投资意愿下降以致推迟其投资计划，使该国 2020 年第一季度投资项目同比减少 33%。^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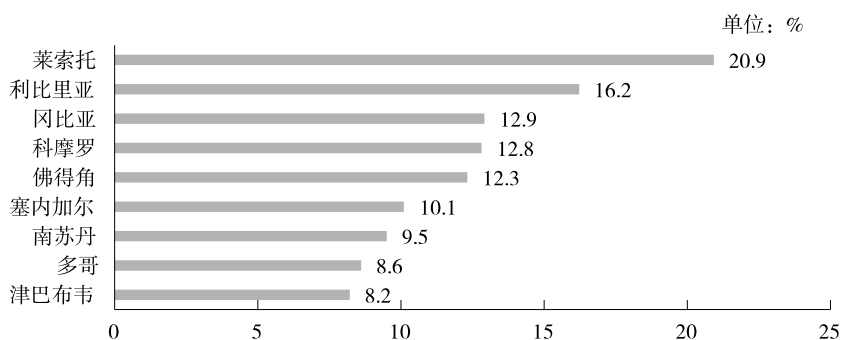


图 4 2015 ~ 2018 年侨汇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居前列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资料来源：UNECA，“COVID - 19 in Africa Protecting Lives and Economies”。

其次，疫情导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第一外部资金来源侨汇收入锐减。据世界银行统计，2019 年全球范围内的侨汇收入达到 6 670 亿美元，首次超过外国直接投资总额，有约 7 亿以上的侨民向其母国汇款，侨汇收入已逐渐成为中低收入国家的外部资金来源的主流。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国家，2019 年海外移民向其家庭的总汇款额达到约 490 亿美元，首次超过了外国直接投资额和援助额，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9.1%。^③ 并且，由于定义和统计难度较大，非正式汇款尚未纳入侨汇收入的正式统计，实际上非正式汇款有可能已占据正式统计的侨汇收入的 35% ~ 75% 的份额。^④ 可以说，侨汇收入已

① 联合国贸发会网站：<https://unctad.org/en/pages/newsdetails.aspx?OriginalVersionID=2396>，2020 - 07 - 07。

② 《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塞外国直接投资大幅减少》，载中国驻塞舌尔大使馆经商参处网站：<http://sc.mofcom.gov.cn/article/jmxw/202004/20200402960237.shtml>，2020 - 06 - 13。

③ UNECA，“COVID - 19 in Africa Protecting Lives and Economies”。

④ 《全球侨汇收入暴跌，贫穷国家损失重要资金来源》，载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非盟使团经济商务处：<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k/202004/20200402958726.shtml>，2020 - 06 - 13。

经成为该地区多国外部融资的重要渠道，被广泛用于增加本国的教育、公共卫生和减贫等公共领域的支出，以及补贴家用，因此它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助推作用。

然而，在新冠疫情到来的危急时刻，国际移民往往是受到冲击而失业的第一批人群。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在新冠疫情席卷全球背景下，2020年全球总侨汇收入将暴跌1 000亿美元以上，其中中低收入国家的侨汇收入预计会从5 540亿美元跌至4 450亿美元，跌幅近20%。受侨汇收入锐减影响的国家大部分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为了遏制疫情扩散，世界各国纷纷实行对外活动的限制，封锁国境，经济停摆造成全球范围内的严重失业，且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大多数在外打工人员就业领域是服务行业，受新冠疫情的冲击最为严重。由此，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预计2020年侨汇收入会下降23.1%（约为370亿美元），进而给非洲各国的国际收支造成剧烈冲击，像索马里这样每年侨汇收入达14亿美元（系该国最主要外部资金来源）的脆弱国家将遭受严重打击。^①

由此，全球价值链串联起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生产体系，使彼此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但同时也增强了全球系统性风险。新冠疫情的强烈冲击波使两类国家受损最为严重：一是疫情严重的国家，二是主要依赖贸易、旅游、大宗商品出口和外部融资的国家。撒哈拉以南非洲属于后者，这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它们虽遭受新冠疫情侵害不十分严重，但为何新冠疫情可通过与外部经济关系渠道重挫该地区的经济。出口的下降是由于需求下降和较高的贸易成本，投资的下降主要是因为外国直接投资的减少和国内投资的推迟，而消费下降则是由于政府储蓄的减少及政府赤字的增加导致的家庭储蓄的减少。疫情后国家财政平衡的恶化又会提高利率，从而抑制投资，进口也会大大低于没有疫情的情况。

对冲新冠疫情影响与稳定经济的对策

持续多月的新冠疫情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其诸多负面影响仍在继续。为了尽快摆脱疫情

^① UNECA, “Impact of COVID - 19 in Africa”.

对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的困扰，扭转经济发展短期衰退趋势，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遂动员国内外资源，综合施策。

（一）对内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

面对新冠疫情，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积极采取措施以减轻新冠疫情对其经济的影响，包括加强公共卫生系统、采取支持民众和企业的财政措施、税收减免措施和针对性的融资支持等。

第一，调整政府预算支出，加大对防控疫情方面的资金投入力度，将资源转用于公共卫生支出和为卫生部门制定应急计划，以期提高公共卫生能力。例如，2020年4月5日，塞内加尔政府即落实了一项名为“新冠肺炎下经济与社会复原方案（PRES）”的抗疫方案，并设立了1万亿西非法郎（约合1.03亿美元）^①的专项基金，旨在加强塞内加尔的公共卫生系统、居民的病毒抵御能力，保证居民的医药产品和基本食品的供应，稳定宏观经济。

第二，通过税收及优惠融资政策帮助相关企业。据联合国非经委统计，至2020年6月初，撒哈拉以南非洲有22个国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帮助受疫情影响较大的生产部门和企业，缓解企业的现金流，特别是流动资金短缺问题。这些措施包括：加速特定或所有类型资产的折旧，提供税收抵免、延期和退款，对向政府提供商品或服务的中小企业减少支付延迟，对加入全球价值链的中小企业实施出口融资和信用保险机制。^②例如，2020年3月30日，几内亚政府通过了一项3万亿西非法郎的经济应对计划，旨在扶持私营行业，尤其是受疫情冲击程度最大的旅游、酒店及手工业行业等，以帮助这些企业应对疫情带来的经济放缓的影响，进而支持国内经济的发展。^③贝宁政府在2020年6月10日召开内阁会议，决定对受新冠疫情冲击的贝宁企业、手工业者和个体劳动者等进行财政扶持，以减轻疫情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即向企业拨款633.8亿西非法郎，用于补贴员工工资、减免部分税费、降低用能成本、发放贴息贷款等，包括：视情替相关企业承担雇工3个月工资的70%；退还企业增值税；免除企业2020年机动车辆税，已缴纳企业可从2021年税额中抵扣；进行申报的旅行社可免交3个月商业租金；免除酒店和旅行社3

^① 2020年1月汇率：1美元约合9671西非法郎。

^② Eliso Macamo, "The Normality of Risk: African and European Responses to Covid-19", <https://www.coronatimes.net/normality-risk-african-european-responses>, 2020-04-13.

^③ 《新冠肺炎疫情下非洲国家的应对措施》，<http://www.dsavocats.cn/dynamic>, 2020-04-24.

个月电费，总计不超过 41 亿西非法郎；设立 300 亿西非法郎贴息基金，用于通过银行和地方金融机构向企业发放 1 000 亿西非法郎无息贷款，还款期限最长可达 3 年，地方金融机构贷款还款期限最长为 1 年。^①

第三，颁布或调整社会保护和就业方案。政府优先向人口中受影响最大、最脆弱的那部分人群，特别是在实行新冠疫情遏制措施后停止劳动的企业和工人提供收入支持，以保证其生计。南非和纳米比亚已率先实施社会保护方案。2020 年 4 月上旬，南非社会保障局同意向老年人和残疾人提前支付社会补助金，同时政府将向受 21 天隔离禁闭影响的工人或在疫情期间生病的工人支付病假期间的薪资，失业保险金则通过新发布的国家灾害津贴和失业津贴支付给受新冠疫情影响的工人。纳米比亚政府于 2020 年 4 月 19 日给因失去工作而没有获得任何其他补助金的雇员一次性发放 750 纳元的津贴，纳税人可以在政府担保的基础上借款一纳税年度税款的 1/12，并以优惠的低利率偿还一年。另外，纳米比亚水务有限公司（NamWater）和纳米比亚地方当局政府还提供资金补贴，保证供水点在疫情封锁期间保持开放。

（二）对外寻求国际资金支持

新冠疫情暴发后，全非层面基于疫情的发展态势迅速进行了区域卫生协调。除了分享预防与诊治病患信息外，尤其需要地区国家间整合资金。2020 年 3 月下旬，在非洲联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上，主席团同意设立非洲抗击新冠肺炎基金，捐款 1 250 万美元作为初始资金，并呼吁非盟成员国、国际社会和慈善组织向基金捐款；西非经济货币联盟的西非国家央行（BCEAO）于 3 月 25 日制定了整套措施，以减轻新冠疫情对联盟银行体系和经济活动融资的影响。具体措施包括：为因这场公共卫生危机而难以偿还贷款的企业提供援助、延期到期债权、放宽对未付款项的审慎规则、建立金融机构之间的协商框架等。4 月 18 日，中非国家银行（BEAC）决定分两期向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CEMAC）内的银行拨款 5 000 亿西非法郎，以帮助它们更好地应对新冠疫情和提振经济。^②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抵抗新冠疫情负面影响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向国际组织寻求经济援助（包括减免债务）遂成为应急之策。面对新冠疫情的持

^① 《贝宁政府出台应对新冠疫情财政扶持政策》，载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hr/2020/06-13/9211265.shtml>，2020-06-13。

^② 《新冠肺炎疫情下非洲国家的应对措施》，<http://www.dsavocats.cn/dynamic>，2020-04-24。

续蔓延，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多位元首呼吁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向非洲各经济体提供援助，帮助非洲各国度过艰难时期。当前，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面临的冲击具有全球性，不仅需要遏制疫情、稳定宏观经济方面采取措施，还需要暂停或减缓外债，渡过难关。鉴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2020年3月4日宣布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亿美元灵活、快速的应急资金，并在2020年4月13日决定通过改进的控灾减灾信托基金（CCRT）为25个成员提供5亿美元额度的债务减免，这些国家绝大多数分布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世界银行在4月2日宣布在未来15个月内部署1600亿美元的资金，以支持各国新冠疫情的遏制措施和经济增长，并在4月3日批准通过新冠疫情快速反应设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紧急支援行动。在受援的25个国家中，其中10个国家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与此同时，世界银行也在调整其现有项目的方向，通过重组、重新分配、启动现有项目的紧急组成部分和启动灾难延迟提款选项，帮助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抗击新冠疫情。^①国际金融机构在疫情后期应持续跟踪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体的宏观经济状况进行关注，并适时采取行动向非洲国家提供资源，以提高它们应对新冠疫情的能力，并缩短经济和社会复苏的时间。2020年6月7日，中国积极参与并落实二十国集团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的倡议，宣布向77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暂停债务偿还。

随着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抗击新冠疫情形势的变化，预计各国政府将根据国情采取更有效举措，努力恢复国民经济，重现活力。

后疫情时期非洲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思考

除了短期应对疫情的措施外，非洲国家政策制定者还需要未雨绸缪，提前考虑后疫情时期非洲各国经济的复苏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需要从长远视角设计后疫情时期国家长期经济发展政策路径，使非洲经济在经历了新冠疫情危机后能够更快复苏和繁荣，并有助于促进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经济转型，以实现各国经济的多元化、包容性及可持续的增长。

^① World Bank Group, “COVID-19 (Coronavirus)”, *Africa's Pulse*, Volume 21, 2020, p. 78.

（一）加强公共卫生治理能力和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务能力

从长期视角看，以往的大型流行传染病诸如非典、甲型流感（H1N1）、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ERS）和埃博拉的后果，均表明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相关国家应将加强公共卫生治理能力和基础设施作为后疫情时代对抗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第一道防线，健全卫生健康及社会保障体系。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政府在持续的基础设施缺口和不断增长的人口的推动下，应作出长期规划，组织建立由科学家领导的国家级公共卫生指挥中心，加强医疗服务平台建设，进行医疗服务人员培训，并加强政府内部以及政府内部与私营部门的协调；同时加强各国卫生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增加居民对于干净水源和卫生设施的获得机会，提高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最大限度地弱化流行病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冲击。

（二）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增强经济增长内生驱动力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应注重更可持续的经济复苏。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资源依赖的定义，超过一半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26个）为资源型国家。这些国家通常依靠不可再生的采掘资源获得超过20%的出口或政府收入。鉴于这些资源的有限性，该地区经济的可持续性取决于它们能否将不断消耗的自然资源转化为其他形式的国家财富，如人力和物质资本，或改善的自然资本。资源型国家政府应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实施经济多样化政策，通过精心设计的经济政策措施，积极培养本国的人力资本、公共和智力资本，并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增加出口产品的复杂度，并积极融入区域价值链，以逐步摆脱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与此同时，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应持续推进经济转型，夯实粮食安全基础，大力发展制造业，积极落实《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非洲农业综合发展计划》和《2063年议程》等发展规划。也就是说，经历新冠疫情的洗礼，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应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继续推动非洲制造业的发展，改善基础设施，促进农业、工业、采矿业、制造业以及旅游等领域的生产与出口的多样化，帮助更多非洲国家产品进入国际市场。

（三）化危为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等新经济业态

新冠病毒的大流行对非洲数字经济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非洲数字科技和技术创新的推进和发展在当前背景下显得尤为迫切。

新冠疫情之前，非洲的数字经济就已经初具雏形。而在新冠疫情期间，因为遏制疫情需要而实施的物理隔离措施，线上医疗、消费、教育、娱乐、办公需求

骤增,促使非洲数字经济的产业机会和红利正在浮现。例如,咖啡是“千丘之国”卢旺达主要出口创汇农产品之一。受新冠疫情影响,卢旺达大量航班停飞,国际货运价格翻倍,欧美市场订单数量锐减,众多卢旺达咖啡农面临收获季节无处可卖的窘境。鉴此,2020年5月14日,联合国副秘书长、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维拉·松圭、卢旺达驻华大使詹姆斯·基蒙约和阿里巴巴集团董事、蚂蚁金服董事长井贤栋以及“带货主播”薇娅一起,在网络直播间为卢旺达咖啡“带货”。活动结束后,产自卢旺达的1.5吨咖啡豆被1秒售空,这相当于过去一年的整体销量。^①

疫情下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兴产业体现出比传统经济更强的韧性和发展潜力,新冠疫情带来的发展新机遇无疑也可引发了非洲数字经济发展的浪潮。非洲各国政府应借此机会,根据疫情期间凸显的数字经济的发展需求,实施相应措施推进当地数字经济的发展。^②非洲地区应建立速度更快、覆盖面更广、费用更低廉的网络连接,促进运营商降低资费,并让数字支付成为可供企业和居民选择的更为安全和便捷的交易手段,以维持疫情下正常的工作生活,刺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并为日后非洲地区的经济复苏和发展打好基础。^③

(四) 促进非洲自由贸易区发展,推进区域价值链建设

非洲大多数国家在独立初期采取了工业化发展战略,科特迪瓦、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等国发展了食品、纺织、木材、制糖等轻工业,而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等国则建立起石油化工、钢铁、建材料等重工业。而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因各国经济发展停滞,危机不断,工业化难以为继,其重要原因在于:非洲每个国家的制造业都追求小而全,过多的小规模生产造成了市场分割,进一步降低了产品效率,使这些产业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当下,非洲已迈入自贸区时代,非洲各国可基于全非和区域大市场视野,来进行产业发展布局,找准并甄别有潜力发展的内生产业,在政策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给予特别扶植,并提供合适的激励,以便建立产业集群,其各国生产的产品不仅仅供应本国市场,而且面向周边邻国,乃至非洲大陆,以降低非洲国家间交易成本,推动区域间贸易的发展。后疫情时

① 《联合国官员进中国直播间带货 咖啡豆秒光》,载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c/2020-05-16/doc-iiucyvi3446561.shtml>,2020-06-13。

② 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非洲研究小组:《新冠肺炎疫情凸显非洲数字经济发展迫切性》,载《非洲热点观察》2020年第5期(电子刊),第1~4页。

③ 马述忠、潘钢健、陈丽:《从跨境电子商务到全球数字贸易——新型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下的再审视》,载北京国际经济贸易学会网:<http://www.gjmxh.com/gjmxh/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4008>,2020-04-29。

代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应利用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这一重要机制，通过扩大区域市场增加经济增长机会，并且采用更加弹性和动态的管理方法，使自贸区建设成为推动整个非洲大陆经济发展的长期有效机制，在经济复苏中发挥重要作用。

The Economic Impact of COVID – 19 on Sub – Saharan Africa

Huang Meibo & Qiu Nan

Abstract: The epidemic of new coronavirus pneumonia (COVID – 19) sweeping the world has also spread to Sub – Saharan Africa. The economies of Sub – Saharan Africa have been hit hard by the imposition of quarantine measures such as city lockdown, curfews, border closures and air travel bans, as well as the disruption of global supply chains, the disruption of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the sharp decline in external demand, and in investment and remittances. The impact of COVID – 19 can be seen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workers' health is under great threat; the macro economy is in recession; the government's fiscal pressure is rising sharply; financial stability is being shaken;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food supply and demand is tightening, and inclusive economic growth is more difficult to achieve. In this regard, governments of Sub – Saharan African countries adopt proactive fiscal policies internally and seek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upport externally to hedge the impact of COVID – 19 on the region and society. In the post – epidemic era, Sub – Saharan African governments need to strengthen public health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 public service capacity;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structure and strengthen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of economic growth; turn crisis into opportunity and vigorously develop new economic forms such as digital econom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 and advance the building of regional value chains.

Key Words: Africa's Economy; Sub – Saharan Africa; COVID – 19; Global Supply Chain; Economic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责任编辑：詹世明 责任校对：樊小红)